

实录

【城市标签】

包容

□陈忠

去年到成都,与几个文友喝茶聊天,谈到济南,一位曾在济南读过大学的诗友说:济南是一座很有包容性的城市,在这座城市里,你感受不到其它很多城市狭隘的排外情绪。无论是街头擦皮鞋的、卖小吃的,还是外来打工的、上学的,你都不会感到被冷落和被歧视甚至欺侮。就像这座城市的泉水,它是不分高低贵贱的。官府衙门里有,平民百姓家也有,它们遍布大街小巷,融为一体,最终形成了世界上唯一的一座泉城。

我出生在这座古城,从小父母就告诉我,对外地人不能瞧不起,他们出门在外都不容易,要学会容得别人,这样,别人才会把你当成朋友。

前几年做新闻工作,经常去北京,总是觉得北京城很大,但却让人感觉难以融入其中。皇城根下的每一个人都趾高气扬,都觉得自己真的是皇亲国戚的后人似的。不像我们济南,城小容量大,来的都是客,见面就称“老师儿”,进了家门就是一家人。谦逊,平和,憨厚,宽容,济南人的这些鲜明的性格,让每一个外地人都觉得很亲切,慢慢地就觉得自己也成了这座城市的一分子。

济南人最看不惯的是欺负外地人,常常把欺负外地人的人看成是没本事的“鸡肠之人”。

上小学时,我们班里来了一个外地的女同学,有一个男同学有事没事就跟在人家后面,学她的南方口音,惹得那个女同学哭了。班里的很多同学就骂那个男同学“瞎包”。后来那个女同学因父母工作调动,又到另外一个城市上学去了,临走时,流着泪对全班的同学说:真舍不得离开你们,你们就像我的大哥哥大姐姐。

记得有本《中国城市性格》的书,曾把济南列为中国最具包容性的城市,原因之一就是外地人在这里不会受到任何歧视和打压,没有孤独感。在济南人的眼里,从没有“本地人”“外地人”之分,只要你真诚相处,不要滑头玩心眼子,济南人就会把你当成“哥们儿”“姐们儿”,就会为你两肋插刀。

也许是济南没有出过皇帝做过皇都的缘故,也没有像上海那般黄金铺地纸醉酒迷的生活,所以,济南就少了皇城根那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和上海把所有外地人都当成乡下人的孤傲感。

济南的包容性,处处可见。从地理元素上讲,没有任何一座城市完美地将山、河、湖、泉、池、洲、城包容在一起;从文学史上讲,这座城市既有豪放派的辛弃疾,又有婉约派的李清照,哪座城市出现过这种词人“双璧”?济南是一座诗城,李白杜甫王维高适苏轼苏辙曾巩蒲松龄等等文人墨客游历济南赋诗济南,这恰恰说明,正是济南的包容性所产生的无限魅力,深深地吸引着历代名流文士或游历或仕宦于此的原因所在。

济南这座城市是包容的,一如济南人开放的心态。

没有开放的心态,也就不会有包容的胸怀。

我喜欢这座古城,不仅仅是因为它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所在,而在于它的包容性所带给我的那一份骨髓里散发出的温和氛围和舒适度。

如果用一词形容济南 你会怎么说?

如果用一词来形容济南或是济南人,你会选哪个?有什么样的原因抑或什么样的独特感受?欢迎写下来,与大家分享。

征文要求:1000字以内,文体不限。请附上个人的姓名、职业。来稿请尽量不要用附件。

投稿邮箱:qlwbhzbz@163.com

那时你们风华年少,镜头里满是青春的笑我是毕业照摄影师:

【活法】

□曹守志

上千名毕业生站在架子上排好队,正等待拍摄毕业照,突然一位男生在人群中站了出来,他脱下印着班级口号的文化衫挥舞着,光着膀子在队伍前的空地上奔跑一圈,掌声、欢呼声四起,照毕业照成为了同学们最后一场校园青春秀。男生回到队中,趁着大家的笑容还在,我按下快门,定格下这青葱的一瞬。耳畔响起朴树的歌声:“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

我是济南红豆摄影公司的一名摄影师,自公司1997年成立以来,的20年里,我为无数师生留下过毕业季的影像记忆。

上世纪90年代,大学生可没现在这么开放。他们穿着很保守,女生很少穿裙子。大家站得规矩而端正,尽量睁大眼,注意力高度集中,平时不化妆的也会化个淡妆,生病的同学还会强忍病痛赶来拍照。

为啥那时对毕业照这么重视?因为大家都知道,胶片照出来是不可修改的,一旦不认真对待,很有可能自己的毕业形象就是“没睡醒”的滑稽样子。随手翻几张上世纪90年代的毕业照,很容易就能找到闭眼的学生。那时候两台相机最多各照5张,一张照片中经常不止一人闭眼,最后只能从这些照片中选一张闭眼最少的冲洗出来。

等到2000年后,胶片可以扫描到电脑里后,就可以改眼睛了。如今两台数码相机同拍,按一次快门连拍10张,拍3次照出来的30张中,可以通过PS很轻松地让闭眼同学的眼睛“睁开”。

学生拍毕业照也没以前那么严肃了。有穿超短裙、吊带背心的,有做鬼脸、搭肩膀的,还有摆心形的,一些同学不在学校,就让给留个位置,后期把他们PS进队伍中,技术好的话可以以假乱真。更有甚者,直接表示不参加毕业合影了。有个同学说:“平时已经有很多影像记忆,反正人都是那群人。”



大明湖畔·小小说征文

投稿邮箱:lixiazuoxie@163.com

贼疑

□孙葆元

陈茹从洗浴房里走出来,身上还散发着浴室中留下的热气。这里是绿森林健身中心,从洗浴室走出来的都是来健身的女人,这些人中有办公室白领,机关里的女人,坐了一天办公室,坐散了架,下班后来这里活动活动,出一身汗,洗个澡再回家,现代人就要有现代生活。绿森林收费不菲,这些女人都有身家,哪个不是名牌等身,珠光宝气。进绿森林本身就是身价。

陈茹不紧不慢地穿上贴身的内衣,就站在镜子前做头发,人多插座少,几个后出来的女人只好坐在一旁等待。眼睛就向陈茹身上盯去,突然她们发现陈茹身上那套文胸是意大利名品,值一千多块钱呢。

陈茹吹完了头就去找鞋,脚上的拖鞋湿漉漉的,她要把鞋换下来。当打开衣柜的下层,突然发现她的鞋没有了。鞋呢?陈茹惊叫起来,我的鞋呢,谁穿错了我的鞋?

旁边的女人同时把眼光投向那只放鞋的柜子,里面空空的,什么也没有。这个更衣室十分考究,为每个客人设了一套衣柜和鞋柜,通常衣柜是上锁的,这些尊贵的客人随身都带着名牌的手机,昂贵的首饰,甚至鼓鼓的钱包,不锁是不行的。而鞋柜就不锁了,谁偷人家的鞋?偏偏陈茹的鞋就丢了。这时一个女人安慰陈茹说,别着急,是不是哪个穿错了。



每年的5月中旬到六月下旬,校园里的空气中弥漫着离别的味道,而对于我们来说,却是汗水的咸味,如今很多新创业干摄影的年轻人都不爱接毕业合影的活,因为太累。炎炎烈日下,最忙时我要一天辗转拍四场,最辛苦的莫过于排队和装卸架子。

上世纪90年代拍照不用搭架子,那时学校还没有扩招,毕业生少,大家站在院系门口的台阶上,或者课桌、板凳摆一摆,就能满足拍照的需求。如今毕业照里的同学们成百上千人,拍前得搭大弧形铁架子,不算装卸时间,就要一个多小时。给师生拍照的时间一般选在不太热的上午七八点,或下午四五点。我们早上五六点钟就要到达现场,或者前一天晚上搭好架子。100多个螺丝挨个上好,五层台阶,五块三四十斤的大铁板要挨个放上去。上午拍完后,我们顶着烈日把架子拆好装车,再运往下一个校区,拍照不仅是技术活,更是体力活。最忙的时候一天24小时工作,晚上通宵加班冲印,压膜精修。

“千万不要乱动,别掉下来!”拍大型合影,即使有扩音器,我们的嗓子也总觉不够用。一千人的大合影,四个助手来回观察,确保不让一个人被挡住。即使这样,排好队也要半小时。而50人的小型合影,我们力争两分钟排好队,后面还有20多个班等着呢,速度一定要快,我最怕听到同学等久了抱怨。这几年我总能遇到拍照时晕倒的同学,旁边的同学赶紧把他扶起来,喝点

另一个女人说,谁的鞋谁认识,穿错了鞋还不知道吗。第三个女人说,那可不一定,有一次在火车卧铺上,睡在我下铺的一对夫妇下车,我起身看了一眼到哪个站了,突然觉得走下去的女人脚上穿的鞋好面熟,我就往铺下看了一眼,我的鞋没有了!我连梯子都没走直接从上铺跳到地上,往铺下一看,果然我的鞋没有了。我撒腿就撵,那一对狗男女已经下了车走在站台上,我也没含糊,直接追下车去。列车员看出了门道,拦住那个女的。我说,你怎么偷我的鞋?女的看一眼自己的脚,你们猜她说什么?她说穿错了。有穿错鞋的吗?炕上的老婆炕下的鞋,能错吗!我那双鞋一千多块钱,她那双破鞋给我我都不要!女人们哄笑起来,笑她后面那个词用得太妙了。

第二个女人提醒,可是我们这里没人出去哇!

这一提醒,大家恍然大悟。没人出去,那鞋怎么出去了?这时陈茹叫起来,你那双鞋一千多,我这两双鞋三千多呀,是玛丽安娜,地地道道的意大利货!女人们不再尖叫,纷纷查看自己的鞋,好像所有的鞋都丢了。还是有个女人灵光,说,是不是李嫂……问问她吧。

女人们此时很齐心,把李嫂喊进来。她们都是有地位的人,话问得也有分寸,问李嫂有没有看见一双白色的玛丽安娜牌鞋。李嫂说,没有。

大凡偷人家东西的人都会说没有。女人们就坚定了自己的判断,进一步问,是不是你忘了,仔细想想,帮我们找出来!

李嫂看看女人们的眼神,那

水继续拍,或者送回宿舍休息,后期再PS到毕业照上。

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捕捉到大家最美的瞬间,摄影师洞察力必须很强。“摄影师帅不帅?”“帅!”在轻松的互动之后,趁着同学们的笑容还在,我喊3,2,1,其实最晚在2的时候我已经按下快门了。

毕业季里的师生情,总激励着我们继续拍下去。山大的展涛校长在任时,每年都要挨个和每一位毕业生合影。近万毕业生就是近万张照片,近万次闪光灯,五天五场连续作战。看着校长温暖的笑脸,我不禁心疼,精神更加集中,紧紧跟上校长的节奏,力争捕捉到最好的瞬间。一场下来,几个小时我始终一个姿势,一只眼闭着,身体下俯,不停地按快门。工作完后只觉腰酸背痛,展校长热情地握着我们的手,说“辛苦了”。其实,比起校长的辛苦,我们真的不算什么。

拍毕业照,似乎成为了校园时代大家能够聚齐的最后时刻。所以这20年来,无论时代和技术怎样变迁和发展,毕业的仪式感依然从快门按下的那一瞬间凸显出来,成为无数青年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很多时候,拍摄毕业照的现场,也成为了告别、送行的现场。当着全院同学的面为亲爱的老师送一束鲜花,院系领导向同学们语重心长地讲话,班级喊出集体的誓言和祝福。这种集体的感觉一下子把人拉回初进校园的日子,那年军训阳光尚好,我也曾见证记录下他们最青春的笑容。(整理 本报记者 范佳)

些眼睛充满怀疑。便紧张,一紧张脸涨得通红,话愈发说得语无伦次,说,各位老师,我真的没看见……什么安娜,那也不是穿的东西!

陈茹气愤地说,你以为是人哪,玛丽安娜,是鞋!三千多哪,你把它放哪了!

李嫂委屈地说,陈太大,我要你的玛丽安娜干什么,你看看我,那是我能穿的吗?

大家的目光一起扫向这位平时为浴室打扫卫生的管理员,她穿着绿森林的工作装,脚上穿着一双运动鞋,鞋是男式的,而且很旧了,穿在她脚上晃晃荡荡的,不合脚。陈茹心想,你是不能穿了,你不会给别人穿,就是卖也能卖个好价钱。于是问:你有女儿吗?

李嫂一下子就听出了她的话外音,她是下岗工人,好不容易在这里找到一份工作,绿森林要求员工不能与客人顶嘴,客人永远是对的,否则就开除。李嫂知道自己这份工作比那双什么玛丽更重要,玛丽能顶吃顶喝吗?能顶儿子的学费吗?给她她都不要!但尊严让她的声音大起来,我老婆子命里没闺女,只有一个儿子!

吵闹声惊动了总台,一位姑娘跑进来,她二话没说,拉开柜子门挨个查看起来,当查到陈茹邻柜的时候,一双雪白的玛丽安娜鞋整齐地摆在那里。总台姑娘说,是这双吗?陈茹惊喜地叫起来:ok,怎么在这里!总台姑娘说,你放错地方了!

李嫂的泪流下来,她背过脸去,双手捂住脸不让泪水流出来,只见她的后背剧烈地抽动。